

《百年包玉刚》之四

邓小平与包玉刚

话说包玉刚提出 1000 万美元捐助一家旅游饭店一事，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高层掀起轩然大波。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刚刚开始，国人思想观念上与国际社会差距甚远。这 1000 万元美金捐献，包玉刚唯一要求是名称叫兆龙饭店，以孝心纪念老父亲包兆龙，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时任国家旅游总局主管侨务的副局长庄炎林在回忆录中写道：“包玉刚当年要捐赠的这张 1000 万美元支票无人敢接，相反的，一些议论却很快传开了：叫‘兆龙饭店’？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这件事一直到由主管侨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公（廖承志）直接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罢汇报说：“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何乐而不为？人家讲孝心，也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别人不同意，那就由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替饭店题个名。”小平同志指示北京市政府找块好地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1981 年 7 月 4 日国家旅游总局在北京朝阳区东三环路举行兆龙饭店工程奠基典礼。二天后，也就是 7 月 6 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等亲属，包玉刚向邓小平当面呈上 1000 万美元建造兆龙饭店支票和 1000 万美元建造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承诺书。

被称为“小平工程”的兆龙饭店奠基后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当

时出的图纸还与国际标准旅游酒店功能不接轨，甚至还有附属建筑（职工家属宿舍），建造资金和建材挪用等。用包玉刚长女包陪庆的话说：“包玉刚为此操心最多，不满亦最多”。

小平同志知道了兆龙饭店进展受阻，在 1983 年 9 月 3 日亲自作出重要指示，把兆龙饭店建造问题提升为对外开放的政治高度。在小平同志强力关注下，兆龙饭店前后还是建造了四年多，可见当时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开放难度之大，其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是中国再不进行改革开放，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1985 年 10 月 25 日兆龙饭店举行落成开业典礼，小平同志空前绝后的平生第一次参加了一家饭店的剪彩仪式，还拉上了万里、杨尚昆、陈慕华等中央领导。这兆龙饭店的建造，彰显了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智慧和胆魄，是为引进外资树立了榜样，自此全国性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工作全面铺开。

邓小平和包玉刚，一个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重要领导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一个是成功的实业家、世界船王。他们两人的交流用的是普通话，一个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一个则是浓烈的宁波官话，这些都没有产生障碍，谈话轻松自然融洽，犹如老朋友拉家常，几乎到了无话不谈地步。包玉刚长女包陪庆女士多次陪同爸爸与邓公见面，她回忆道：“我记得，邓公和爸爸聊天式谈过多方面重要问题：国际金融信贷、融资情况、利率计算问题；通货膨胀的利与弊；重工业，尤其是船舶工业发展的走势；市场经济的必要；英国对香港回归的看法；中美关系；中英关系；苏联共产主义与中国之不同，真可谓无所不谈，

一谈便有如心有灵犀。”

据统计，媒体公开报道邓小平会见包玉刚有七次左右，其实有十余次之多。用邓小平女儿邓榕话说，“海外华侨华人回国每次都见的，也许只有包先生了。”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正是邓小平百忙之中十余次与包玉刚长谈，从一个方面了解了国际上市场经济的通常做法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兼容并蓄，很大程度上完善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系的构建。

包玉刚见邓小平，如同走亲戚，每年他都会带着家人去北京拜会邓小平，中华民族有走亲访友有带些礼物的传统，包玉刚会不会带礼物？

作为富甲天下的世界船王会送什么礼呢？是高档燕窝、鱼翅、还是钻石、稀世珍宝？谜底竟然是牛角包（法式面包）。这是因为邓小平 1974 年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故事，那时文革期间，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一位副总理出国才领了三十元（合 16 美元）补贴，途径法国转机时，邓小平决定用这笔补贴购买了 100 个牛角包，分送给周总理等早年法国留学的好朋友。包玉刚从聊天中知道了这个故事，这“礼物”成了包家见邓公的“专利”，持续好几年，一直到钓鱼台国宾馆学会了做这种牛角包才终止。

邓小平与包玉刚的交往，可以说是莫逆之交，够朋友。如果说小平同志为兆龙饭店、宁波大学题名，是肯定包玉刚为发展国家旅游业和教育的公益事业，为改革开放起榜样作用；小平同志为《包玉刚画

册》题写书名，则是对包玉刚个人事业成就和爱国爱乡情怀的肯定评价。在与包玉刚的交往中，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包玉刚则邀请小平来家乡宁波看看，小平同志也爽朗答应（未成行）。

笔者认为，小平同志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他与包玉刚的交往和对宁波的厚爱，是一个示范，是从改革开放的大局出发，打破思想僵化的“铁幕”，以个案推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进程。

也许很多人会想，包玉刚是一个商人，攀高枝是为了生意需要，这样理解是大错特错了，包玉刚与众多世界政要交往，几乎没有直接的个人和企业利益诉求，许多还倒贴了许多时间和金钱。笔者认为，航运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与世界政治格局、经济走向、地域国家之间冲突密切相关，包玉刚讲政治也是一种大智慧，是从战略角度来运筹企业。

包玉刚唯一一次向小平同志当面提出来的个人要求，小平同志也爽口答应了，这就是宁波计划单列。